

從資書為詩到比興寄託：陸游讀詩詩析論

張高評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前言

浙江、江蘇在宋代，不僅雕版印刷繁榮，知名藏書家更林立雲集。¹ 陸游(1125–1210)父子三代，為浙江山陰藏書世家。陸游名書齋為「書巢」，稱書室為「老學庵」，晚年坐擁書城，讀書作詩其間。陸游所作〈放翁家訓〉曾云：「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² 可見對讀書之重視。試翻檢《劍南詩稿》，陸游所作讀書詩凡二百四十一首，可以想見放翁歸老山陰耕讀閒適之情。南宋孝宗、光宗年間，藏本傳鈔、印本流通既得之容易，對於詩人寫作讀書詩，內容與思想之表述，與中唐、北宋讀書詩之注重讀書心得、讀後感想，是否有顯著差異？此一研究探討，與資書為詩、唐宋詩異同、詩分唐宋、活法為詩、詩外工夫諸南宋詩學課題有關。

今考察陸游《渭南文集》，詩文題跋不少，多屬讀書札記，褒貶詩人，評價作品，十分具體可觀。如評價岑參，「以為太白、子美之後，一人而已」。推崇溫庭筠〈南鄉子〉八闕，「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信一時傑作也」。論斷許渾詩，「在大中以後，亦可為傑作」。另外，又提倡熟讀暗誦，以為「乃能超然自

¹ 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南宋的雕版印刷〉，一、兩浙地區，頁84–91。兩宋江浙藏書家，較著者有徐鍇（會稽人）、江正（越州刺史）、沈思（吳興人）、錢勰（杭州人）、錢勰（杭州人）、李光（上虞人）、鮑慎由（括蒼人）、陸游（山陰〔即紹興〕人）、樓鑰（鄞縣人）、許棐（海鹽人）、陳振孫（安吉人）、賈似道（臨海人）、周密（湖州人）。參考清葉昌熾（撰）、王鐸、伏亞鵬（點校）：《藏書紀事詩》（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

²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陸游詩話》第三三五則，〈放翁家訓〉，頁5828。

得」；又以為百讀熟味，品藻不敢輕易。³ 同時，對於唐宋詩集之散佚、版本之源流，亦略有考述，如〈跋唐御覽詩〉，以為散佚良多；〈跋山谷先生三榮集〉，以為「紹興中再刻本」；〈跋齊驅集〉，以為此集刻版於宣和三年；〈跋半山集〉，提示陳輔之金陵學舍刻本已亡佚；⁴ 〈跋東坡集〉，示家藏三十年有焦尾本；〈跋唐盧肇集〉，言「印本之害，一誤之後，遂無別本可證」；〈跋樊川集〉稱：「唐人詩文，近多刻本，亦多經校讐。」⁵ 凡此種種，多可作為印刷傳媒之繁榮、對讀書接受、版本流傳諸效應之體現。印本作為傳媒，士人習焉不察，實蒙其利，更見其害如此。筆者發現，陸游記錄讀書心得，進退古今詩人，甚至考述版本源流、書籍存佚，多見諸詩文題跋；閱讀詩集詩篇，形諸吟詠，則或感性抒發，比興寄託表述。詩文異轍，分寫心得與懷抱，此其大較也。

陸游所作讀書詩，都二百四十餘首，黃啟方曾撰〈陸游讀書詩考釋〉，謂陸游愈老愈貧而愈讀書之態度，孤燈夜讀、四季夜讀之情懷，以及「要足平生五車書」、「萬卷雖多當具眼」、「兩眼欲讀天下書」之氣魄，讀書詩中可見。⁶ 莫礪鋒亦撰〈陸游「讀書」詩的文學意味〉一文，以為陸游讀書詩，「充滿了深沉的人生感慨和濃郁的生活氣息，且滲入了生氣勃勃的自然意象，淋漓酣暢地展示了詩人的生活側面」，「是活色生香，精力彌滿，文學意味十分濃厚的好詩」。⁷ 筆者以為，陸游讀書詩之所以富於文學意味，其主要之關鍵，當是比興寄託手法之運用。筆者發現，陸游讀詩(書)詩之寫作模式，不但與《渭南文集》之讀書札記有別，更與北宋讀書詩大相逕庭，其中自有圖書流通、印刷傳媒繁榮之激盪與反饋在。圖書傳媒對於論著模式及創作表述，生發種種效應，亦可從中窺知。對於印刷文化史之研究，為一創新研究之議題，值得關注。一得之愚，願獻曝於大雅方家之前。

³ 陸游：《渭南文集》，卷一五〈楊夢錫集句杜詩序〉；卷二六〈跋岑嘉州詩集〉；卷二七〈跋金奩集〉；卷二八〈跋許用晦丁卯集〉；卷三九〈何君墓表〉。文見曾棗莊(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二二二冊，卷四九三三，頁347；卷四九三五，頁374；卷四九三六，頁394。第二二三冊，卷四九三七，頁11；卷四九五二，頁265。

⁴ 同上注，卷二六〈跋唐御覽詩〉、〈跋山谷先生三榮集〉；卷二七〈跋齊驅集〉、〈跋半山集〉。文見《全宋文》，第二二二冊，卷四九三五、四九三六，頁366，374，388，391。

⁵ 同上注，卷二八〈跋唐盧肇集〉；卷三〇〈跋東坡集〉、〈跋樊川集〉。文見《全宋文》第二二三冊，卷四九三七、四九三九，頁16，42，51。

⁶ 黃啟方：〈陸游讀書詩考釋〉，載所著《兩宋文史論叢》(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頁453-507。

⁷ 張高評(主編)：《宋代文學研究集刊》(高雄：麗文文化公司)，第十期(2004年)，頁81-94。

北宋讀書詩與陸游讀詩詩之嬗變

圖書質量之激增及文化傳播方式之轉變，頗左右詩人創作之內容與方法，影響題材與風格，筆者所撰〈印本文化與南宋陳普詠史組詩〉，可以印證上述推論。⁸ 其他研究課題，如唐型文化轉變為宋型文化、宋詩大家名家之風格特色與唐詩有別、所謂「唐宋詩之異同」者，試較論唐代讀書詩，宋代讀書詩有絕佳之體現。

所謂讀書詩，指文士閱讀經、史、子、集書籍，或泛覽通說讀書情境，或專題指陳人格風格，而以詩篇表述之者。試檢索《全唐詩》，得讀書詩一百三十一首，其中讀經詩五首、讀史詩四十一首、讀諸子詩十三首、讀詩詩四十六首、讀文集八首、泛寫讀書之詩十八首。其中讀書詩之作者如白居易，詩風下開宋詩平淡通俗一派，試檢閱所作讀書詩，讀詩詩如〈讀張籍古樂府〉、〈讀鄧魴詩〉、〈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讀靈徹詩〉；其他讀書詩尚有讀子部詩如〈讀莊子〉二首、〈讀老子〉、〈讀禪經〉、〈讀道德經〉；讀史部詩如〈讀漢書〉、〈讀史五首〉、〈讀鄂公傳〉。就寫作方法而言，中唐北宋詩大抵出入不大，除了閱讀書籍範圍有寬窄以外，多為品評褒贊之作，可據以補充批評史、文學史之不足。⁹

筆者翻檢北京大學版《全宋詩》，以「讀」字為字據，檢索七十二冊有關「讀書」之詩題，大抵前三十冊為北宋詩卷，得595首讀書詩；第三十一冊至七十二冊為南宋詩卷，得1,075首，共1,670首。南宋讀書詩數量所以遠勝北宋，陸游所作獨佔二百四十一首，固然是原因所在，但主要還在於印本與寫本爭勝，終於理宗時印本取代寫本，考諸讀書詩，可以得其消息。就北宋讀書詩而言，數量少於南宋，蓋斯時印本崛起，與寫本相互爭輝，印刷傳媒尚未普及，多少影響閱讀接受。

北宋詩人閱讀歷代詩集詩篇之作，《全宋詩》收錄九十二題，一百三十一首，凡四十家，是本文所謂之讀詩詩。讀詩詩，為讀書詩之一種，指閱讀對象局限於某家詩集，或某一詩篇，心中別有所見，而發為詩歌者，其寫作手法不離讀後感想或讀書心得之格式。其寫作之策略，感點抒發、比興寄託，屬於前者；品評褒贊、風格勾勒、發微闡幽、內容櫛括，屬於後者。考察讀詩詩，有助於詩家人格與風格之理解。就北宋詩人之閱讀定勢而言，白居易、韓愈、晚唐詩人之詩集於宋代刊本藏本多，傳播所及，選取作為閱讀詩集者亦較多，或作為粉本，或作為悟入，或作為意新語工之觸發，宋詩之學唐變唐，此中頗有體現。閱讀李白詩集者雖亦

⁸ 張高評：〈印本文化與南宋陳普詠史組詩〉，載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主編）：《唐宋元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頁201-41。

⁹ 張高評：〈唐代讀詩詩與閱讀接受〉，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中：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2007年5月20日）。

不少，卻多作為「李杜優劣論」之表述。¹⁰ 陶淵明與杜甫以人格美與風格美兼備，符合宋人之期待視野，被尊奉為宋代詩學之最高典範。終宋之世，陶集、杜集雕印版本繁多，供需相求，理有固然。考索北宋讀詩詩，讀陶、讀杜之詩篇，亦有如實之反映。北宋讀詩詩，褒貶予奪、去取從違之間，多與圖書傳播息息相關。從中頗可考察詩人之閱讀定勢與審美接受，於宋代詩學之學古論，自有佐證發明之價值。¹¹

《全宋詩》載存陸游讀書詩二百四十一首，此單就詩題標示而言；若再加內容涉及讀書之詩篇，則超過此數。本研究選取詩題中標明讀詩詩之一百一首為文本，考察陸游閱讀陶淵明、李白、杜甫、岑參、王維、白居易、元結、許渾、韓偓，及梅堯臣、林逋、魏野、范仲淹、黃庭堅、呂本中、蘇過諸家詩之情形。筆者發現陸游所作讀詩詩，其寫作方式為綜述、尊題、次韻、摘句、戲作、追賦與抒感，大抵以詠懷寫志為主，偏重唐音之比興寄託。試與北宋讀詩詩作比較，尊崇典範，作為詩人學古通變、自成一家之標竿，可謂百致一慮，殊途同歸。試觀陸游讀詩詩，可窺其中消息，如〈陶淵明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蓋以菊配松也余讀而感之因賦此詩〉、〈讀陶詩〉、〈讀淵明詩〉、〈讀陶詩〉，推崇陶淵明之人格與詩風；〈讀杜詩〉、〈讀李杜詩〉，則尊奉杜甫與李白；〈夜讀岑嘉州詩集〉，則歌頌岑參邊塞詩，從軍樂；〈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尚把」之句，因用為韻，賦古風十首，亦皆物外事也〉，則愛賞王維詩；〈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之句作古風十首〉、〈讀樂天詩〉，則喜愛白居易詩；〈讀韓致光詩集〉、〈讀香奩集詩戲效其體〉，則心儀韓偓詩；〈讀許渾詩〉，則論評許渾詩。於宋代，放翁則稱揚梅堯臣詩，如〈讀宛陵先生詩〉、〈讀宛陵先生集〉；仰慕林逋、魏野隱逸，如〈讀林逋魏野二處士詩〉；愛賞黃庭堅詩，有〈偶讀山谷老境五十六翁之句作六十二翁吟〉詩；評述呂本中人格風格，如〈讀呂舍人詩追次其韻五首〉；次韻蘇過詩篇，如〈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陳與義詩，則摘句評述。陸游詩從江西入，不從江西出，轉益多師，能入能出。今觀其讀詩詩，其詩學淵源與宗法，可謂昭然若揭，實不只如錢鍾書所指梅堯臣、朱東潤所謂江西詩派，袁行霈所稱李白、白居易、呂本中，胡明所云呂本中、李白、陶潛而已。¹² 上述詩人，從陶潛、李、杜，至梅堯臣、黃庭堅、呂本中、陳與義，除寫本、抄本、藏本外，詩家文集多

¹⁰ 唐人文集多經宋人整理刊刻，流傳後世遂多。唐代詩文集之傳抄雕版，參閱萬曼：《唐集敘錄》（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

¹¹ 參考張高評：〈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切入〉，《漢學研究》第二十四卷第二期（2006年12月），頁191–224。

¹² 張毅（主編）：《宋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十六章〈陸游研究〉，三、藝術淵源，頁1010–13。

經宋人整理雕版，傳播士林，其版多且易致如此，最便於流傳，有利於接受。印刷傳媒作為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上述陸游愛賞宗法之詩人，大抵切合宋詩、宋調之審美情趣，與宋詩之典範追尋，大抵合拍。若此，與北宋讀詩詩之閱讀接受，並無二致。

筆者所撰〈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一文，考察北宋四十家所作讀詩詩，無論歌詠詩篇或評價詩人，其創作方法不出讀後感寫作、閱讀寫作、書評寫作及文學鑑賞寫作範圍。其表現之層面，大抵有六：或勾勒形象，或感慨遭遇，或創意評唱，或尊奉典範，或為詩壇定位，或為作品論衡。文學作品之召喚結構，加上讀者之期待視野，於是詩人對詩集詩篇之接受與闡釋，遂無異於再次創造。因此，無論詩人形象之勾勒、生平遭遇之感慨，以及詩篇之創意評唱，難免摻雜作者主觀之融入或投射，於是詩人形象與史傳或詩史之記載遂有所出入。¹³ 北宋讀書詩之梗概，由此可知一斑。試以此觀點，考察陸游讀詩詩，除典範尊崇佔50%，比興寄託約佔35%外，其他15%，具北宋讀詩詩遺風者，尚有勾勒形象、品評詩人、論衡詩作、遊戲筆墨諸層面。雖落言詮，然賦詩多自鑄偉辭，評述亦別出心裁，此或因知識傳布普及，印本寫本閱讀便利，「苟無新意，可以不作」之風尚已成，因此讀書作文致力創意造語，實不止詠史詩創作追求「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而已。讀書詩尤其盡心於獨闢蹊徑，追求古所未有。

陸游讀詩詩中勾勒詩人形象者不少，如〈讀胡基仲舊詩有感〉、〈先少師宣和初有贈晁公以道詩云：「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晁公大愛賞，今逸全篇，偶讀晁公文集泣而足之〉，分別塑造胡基仲、晁以道之人格與風格。品評詩人，肯綮生動，精神奕奕者，如〈讀杜詩偶成〉、〈讀杜詩〉、〈讀李杜詩〉、〈讀樂天詩〉、〈讀許渾詩〉，重新詮釋，另類解讀，多見畫龍點睛之筆。至於討論權衡詩作，發明幽微處不少，如〈夜讀岑嘉州詩集〉、〈讀宛陵先生詩〉、〈讀趙昌甫詩卷〉、〈讀李杜詩〉、〈讀陶詩〉、〈偶讀陳無己芍藥詩云一枝剩欲簪雙髻未有人間第一人蓋晚年所作也為之絕倒戲作小詩〉諸什，可媲美杜甫〈戲為六絕句〉、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至於筆墨遊戲文字，亦自有珍品，如〈讀香奩集詩戲效其體〉、〈讀唐人樂府戲擬《思婦怨》〉諸詩皆是。凡此，多傳承北宋讀詩詩之流風遺韻，又有所更張揮灑者。上述勾勒形象、品評詩人、權衡詩作、遊戲筆墨，自是陸游讀詩詩之面向，可與其他讀書詩結合，容另篇探討考察。本文資料取捨，大抵以富含比興寄託者為主，其餘略焉。試考察中唐至北宋讀書詩，偶有因讀抒懷之作，然懷人、寄慨、有感、書歎之詩篇卻不多見。放翁懷才不遇，報國無門，滿腔悲憤，往往寄諸筆

¹³ 參考朱立元：《接受美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III〈文學作品論：本文的召喚結構〉，3.3「文學作品結構的召喚性」，頁111-17。

墨，形諸歌詠，讀詩猶如李白〈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韓愈〈孟生詩〉，借題發揮之作遂多。陸游《澹齋居士詩·序》所謂「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於詩」，陸游讀詩(書)詩之謂也。

在印本圖書昌盛，與寫本、抄本、藏本共存共榮之南宋高宗、光宗、孝宗朝，士人對於知識傳播之媒介，有較多之選擇；閱讀之質量更高，接受之管道更廣。當書冊之傳播從官府藏本、私家藏書樓，轉變散發到士人之書齋與廳堂時，可以朝夕觀覽，寢饋於斯。書卷在前，翻檢即得，筆者以為閱讀習性、接受態度、創作手法、評述方式、編纂體例，乃至於審美情趣，必然有所因應與改變。印刷傳媒之崛起，對宋代文學、學術、文化，產生哪些激盪？這牽涉到閱讀、接受、表述諸課題，值得廣泛深入探討。今就陸游讀書詩所示，嘗試論述一二：

以詩歌創作而言，歐陽脩〈試筆〉所謂「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王安石稱揚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蘇軾〈稼說送張琥〉強調「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黃庭堅主張讀書精博，有助於作詩，猶「長袖善舞，多錢善賈」；〈答洪駒父書〉指出：「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所謂陶冶萬物、點鐵成金云云，要皆深信讀書博學有助於作詩。¹⁴是閱讀、接受、詩思、表述，多受書卷精博影響。其後南宋江西詩派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奉奪胎換骨、以故為新、點鐵成金為作詩法則，以借鏡代創造，以流為源，遂彌離其本。劉克莊〈題韓隱君詩〉批評「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豈非資書以為詩」？〈題何謙詩〉所謂「以書為本，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也」；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亦提出「以才學為詩」，為近代諸公所作「奇特解會」之一。由此可見，作詩驅遣書卷，賣弄學問，已成為南宋詩壇創作之一大風習，備受批評與詬病。陸游生乎其間，《劍南詩稿》卻鮮有此病。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二云：「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後，故當為一大宗。」陸游生於江西詩風流行、四靈、江湖詩派崛起之際，創作表現卻能入能出，神明變化。劉克莊所云，故能免於「資書以為詩」、「以才學為詩」之詩累。特提陸游集學問、能力、才思、氣魄諸優長，故終成南宋一大家，其中自有出入書卷、活法為詩之作用在也。

陸游所作〈書巢記〉稱「吾室之內，或栖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¹⁵其〈寒夜讀書三首〉其二云：「韋編屢絕鐵硯穿，口誦手鈔那計年。」

¹⁴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之學唐變唐〉，《成大中文學報》第16期(付印中)，二、博觀厚積與宋詩之新變自得——讀書博學與宋詩特色。

¹⁵ 《渭南文集》，卷一八〈書巢記〉。文見《全宋文》，卷四九四二，頁100。歐小牧：《陸游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四，頁173；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276，亦繫於淳熙九年(1181)，五十八歲。光宗紹熙二年〔下轉頁289〕

不是愛書即欲死，任從人笑作書顛。」放翁嗜書如命，讀書書齋，口頌手鈔之景況，可以想見。陸游自述「學語即耽書」，「萬卷縱橫眼欲枯」，往往「吟哦雜誦詠，不覺日既夕」，忘食廢餐，「日夜痛磨礪」，甚至以為「人生可意事，不如一編書，相伴過昏旦」。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一詠陸游父子之藏書云：「或藉於牀或栖櫝，四圍書似亂山堆。百錢拾得華胥紙，顛倒黃朱日幾回。」陸氏藏書、讀書、校書之情景，彷彿可見。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二譏評宋人作詩習氣，往往「搏合成句之出處，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得」，「總在圈績中求活計」；汎覽陸游所作讀書詩，並未發現有此流弊。

衡情度理，放翁從來手不釋卷，飽讀詩書；又坐擁書城，書冊觸手可得，下筆寫作讀書詩，甚易流於摘章掇句，擷摭故言，所謂「資書以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文字為詩」。然烏瞰所作讀書詩，多超脫書卷，往往活法為詩，未嘗死於句下。夷考其實，陸游作詩，從江西入手；中年以後，又極力擺脫江西派之影響。黃庭堅及江西詩人工藻繪，重出處，執著章句，操弄技法；呂本中等提倡「活法」，企圖振救之。¹⁶ 陸游於此，則致力「書為詩用，不為詩累」，故往往能超脫自在。如〈楊夢錫集句杜詩序〉云：

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遠，非用力精到，則不能造也。前輩于《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然自得。……因以暇戲集杜句。夢錫之意，非為集句設也，本以成其詩耳。不然，火龍黼黻手，豈補綴百家衣者耶？

「熟讀暗誦，乃能超然自得」；「集杜句，本以成其詩」云云，與杜甫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可以相互發明。故放翁六十歲時（1184）作詩，曾言：「區區圓美非絕倫，彈丸之評方誤人！」六十三歲時（1187），以為「大巧謝雕琢，至剛反摧藏」（〈夜坐示桑甥十韻〉）；六十六歲（1190）時，強調「文章最忌百家衣」（〈次韻和楊伯子主簿見贈〉）；六十八歲時（1192），提出「詩家三昧」（〈九月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論者以為，陸游詩「從江西入，不從江西出」，實則是學江西而得其優

〔上接頁288〕

（1191），夏秋之際，陸游命書室為「老學庵」；次年冬，有〈題老學庵壁〉，見《劍南詩稿》卷二六。詳參于北山：《陸游年譜》，〈六月，老學庵命名，約在此時〉，頁358，363。本論文有關陸游時事，參考于北山《陸游年譜》，為省篇幅，以下不贅。

¹⁶ 「活法」一詞見呂本中〈夏均父集序〉：「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可以語活法矣。謝玄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江西詩派序〉引）參考歐陽炯：《呂本中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第五章第二節〈活法說〉，頁273-87。

長；如學江西活法、換骨之類，即在表現求變追新，自成一派之創作精神。陸游作詩，既已謝絕雕琢，避忌百家衣，而標榜詩家工夫、詩家三昧，故其系列讀詩詩，自然化用書卷，超脫學問，揚棄以文字為詩，避免「資書以為詩」，「以學問為詩」。此固江西詩風之反響，亦印刷傳媒生發之創作反饋。

陸游讀詩詩，較少資書為詩，又未嘗「在圈續中求活計」，其中關鍵原因，還在於陸游對於「詩本」、「詩材」、「詩料」等詩歌素材之認知別有會心。《劍南詩稿》所謂「山橫翠黛供詩本，夢卷黃雲足酒材」；「吾行在處皆詩本，錦段雖殘試剪裁」；「詩材滿路無人取，准擬歸驂到處留」；「村村皆畫本，處處有詩材」；「詩料滿前誰領略，時時來倚水樓邊」；「詩料滿前吾老矣，筆端無力固宜休」；陸游創作觀所謂「詩家三昧」，所謂「詩外工夫」，注重自然風物、生活體驗，與上述詩篇中拈出詩本、詩材、詩料，可以相互發明。¹⁷ 陸游藏書、校書、讀書，所以不為書奴、為書累，以此。除此之外，上述入出江西，致力活法換骨，作詩主張發憤、言志，亦甚有關聯，故讀詩詩中多比興寄託之作。讀書札記及詩文題跋，於進退詩人，評價作品，更加具體可觀，陸游置於《渭南文集》，此疆彼界，涇渭分明。筆者以為，同是讀書，放翁蓋依功能二分：評價定位入札記題跋，比興寄託則見諸詩歌吟詠，詳下節論述。

陸游讀詩詩之創作方式與觀其比興

雕版印刷崛起，進而作為圖書知識傳播之重要媒介，勢將激盪閱讀慣性、學習生態，以及創作方式、評述風格，此筆者之推想。陸游〈雨夜讀書二首〉稱，「風雨瀕洞吞孤村，讀書擁褐不出門」；「一燈如螢雨潺潺，老夫讀書蓬戶間」。時至宋代，風雨孤村之偏遠，不礙讀書；蓬戶書齋不出門，不妨讀書；日夜四時，可以讀書；羈旅遷謫，可以讀書。除寫本、抄本、藏本外，印刷傳媒之化身千萬，無遠弗屆，價廉物美，攜帶方便，促成宋代士人學養豐厚，多百科全書式涵養，以此。印刷傳媒影響所及，誠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城裏人家半讀書」，「路逢十客九青衿」。以福建之偏遠，朱熹閩學蔚然形成於南疆；其勝處，莆陽或「十室九書堂」，永福則「百里三狀元」。¹⁸ 學者之輩出、人才之濟濟，圖書傳播之便捷有以

¹⁷ 參考淺見洋二：〈論「拾得」詩歌現象以及「詩本」、「詩材」、「詩料」問題——以楊萬里、陸游為中心〉，載《沈松勤（主編）：《第四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64-68；王運熙、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二編第三章第二節，四、〈詩家三昧、詩外工夫〉，頁270-79。

¹⁸ 譚其驤：〈前言——論《方輿勝覽》的流傳與評價問題〉，載祝穆：《宋本方輿勝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9-20。參考清水茂：〈印刷術的普及與宋代的學問〉，載蔡毅（譯）：《清水茂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96。

致之。蓋圖書傳播多元，博觀厚積如此，下筆為文，自然容易「資書以為詩」，驅遣書中典故、成語，以書卷學問為詩。更何況，以讀書為題材，描述書齋生活，環境逼仄，面向狹隘，易流於王夫之《薑齋詩話》所謂「總在圈繯中求活計」，此鍾嶸《詩品》所謂「補假」。清初宗唐詩話抨擊宋代蘇、黃及江西詩人作詩習性，以流為源，捨本逐末，多非「直尋」，率由「補假」，大率指此。陸游父子三代為山陰知名藏書世家，坐擁書城，取掇擷擷可謂容易。翻檢陸游所作讀書詩，多跳脫書卷，興寄高遠，無異《劍南詩稿》中其他門類作品，文學意味並未稍減。

北宋讀詩詩，或言讀詩心得，或抒讀書感想，或作內容櫟括，或作得失評述；要之，多因閱讀圖書而發，就正面直接「犯正位」之記述，因書感懷，借題發揮之作尚有限。至南宋陸游《劍南詩稿》，感時書憤，私淑師法，緣情綺靡，興寄之作遂多，或因讀抒感，或摘句揮灑，或竊比自況，或興寄物外，或寄情山水，或權衡出處，或培養志節，或現身說法，或感慨消長，或期待中興。至於尊崇典範，作為學古通變之標竿，則與北宋讀詩詩先後一揆。其他發表讀詩心得，評價詩人優劣處較少；櫟括詩意，複述文本，則幾乎未見。陸游既宣稱「要足平生五車讀」，又強調「萬卷雖多當具眼」，作詩更標榜「詩外工夫」、「活法」、「換骨」，故雖博觀唐宋詩集詩篇，要皆作為比興之觸發、悲憤之媒介，以供其「憂時憫己」之慨嘆而已。

淳熙八年(1181)正月，陸游五十七歲，返回家鄉鏡湖(在今浙江紹興市會稽山北麓)。此後三十年，或出或處，大抵居於山陰，躬耕南畝，怡然度日，故詩風趨於平淡自然。《劍南詩稿》八十五卷中，回歸故園所佔高居七十三卷，羅大經稱放翁「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其詩風之近梅堯臣，殆與歸回田園，倘伴山水有關。陸游《秋思》詩所謂，「詩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來」。¹⁹ 所作讀書詩，自多上述情懷或風格之反映。詳言之，陸游讀詩詩借題發揮、比興寄託處，多見於抒情、體物、詠史、品題諸方面。其創作方式大抵有五：綜述與次韻最多，其次則摘句與戲作，又其次則尊題鋪衍，其他追賦、感慨、即景、懷人、偶成、別賦，則偶一為之。要之，針對讀書詩題，多不即不離，若即若離，類乎《詩經》之「興而比」。為便於稱說，將陸游讀詩詩分為兩類：其一，就內容分，或為綜述，或為尊題；其二，就形式分，或為次韻，或為摘句，或為戲作。為便於考證，臚列讀詩詩之篇名如下：

其一為綜述，閱讀《詩經》、唐人宋人詩集，品評詩人人格，論衡詩風詩藝者，如〈夜讀岑嘉州詩集〉、〈讀程秀才詩〉、〈讀宛陵先生詩〉、〈讀王季夷舊所寄詩〉、〈讀陶詩〉、〈讀杜詩〉、〈讀林逋魏野二處士詩〉、〈讀趙昌甫詩卷〉、〈讀李杜詩〉、〈讀幽詩〉、〈讀近人詩〉、〈讀陶詩〉、〈讀樂天詩〉、〈讀許渾詩〉、〈讀宛陵先生集〉

¹⁹ 關於陸游生平事蹟與詩歌創作，可參考朱東潤：《陸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張健：《陸游》(臺北：國家出版社，1986年)。

諸詩，多就詩人詩作綜觀評述，獨具慧眼處不少，可看作放翁之閱讀心得及詩學接受，可提供文學史、詩史、詩學接受史之佐證。

其二為尊題，貫串一百餘首讀詩詩，堪稱創作之共識。讀詩詩中，次韻、摘句、效體、擬作，固然因讀詩懷人引起，必然祖述原詩，憲章典範；縱然翻案戲作，亦以原題為依歸。其他，因賞詩有作，藉讀詩而詠物、懷人、書歎、追擬、有感、因賦、追賦、足成云云，要皆尊題揮灑，觸類而長。

其三為次韻，如〈觀音院讀壁間蘇在廷少卿兩小詩次韻二首〉、〈讀何斯舉《黃州秋居雜詠》次其韻十首〉、〈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尚把」之句，因用為韻，賦古風十首，亦皆物外事也〉、〈讀呂舍人詩追次其韻五首〉諸什，無異於同題競作，既閱讀接受其詩美，心儀其人其詩，又思比肩超勝，企圖後出轉精。蘇軾、黃庭堅、江西詩人之習氣，於此可以概見。

其四為摘句，愛賞前賢詩中佳句妙製，善加摘取，進行觸類引申發揮，如〈偶讀山谷老境五十六翁之句作六十二翁吟〉、〈余讀元次山《與灑溪鄰里》詩意，甚愛之，取其間四句，各作一首，亦以示予幽居鄰里，峰谷互回映〉、〈余讀元次山《與灑溪鄰里》詩意，甚愛之，取其間四句，各作一首，亦以示予幽居鄰里，誰家無泉源〉、〈余讀元次山《與灑溪鄰里》詩意，甚愛之，取其間四句，各作一首，亦以示予幽居鄰里，夾路多修行〉、〈余讀元次山《與灑溪鄰里》詩意，甚愛之，取其間四句，各作一首，亦以示予幽居鄰里，扁舟皆到門〉、〈讀舊稿有感〉、〈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之句作古風十首〉，於此可見放翁之審美情趣，及遺妍開發之成就。

其五為戲作，看似遊戲筆墨，實則「戲言近莊，反言顯正」，蓋神閒氣定，從容有餘之作，如〈讀范文正瀟灑桐廬郡詩戲書〉、〈夜讀呂化光「文章拋盡愛功名」之句戲作〉、〈讀香奩集詩戲效其體〉、〈讀唐人樂府戲擬《思婦怨》〉、〈讀唐人愁詩戲作五首〉。《全宋詩》中，「戲作」獨多，蘇軾、黃庭堅、楊萬里之外，不乏其人，固是宋詩諧趣風格之體現。

由此觀之，無論綜述、次韻、摘句、戲作、詠物，要皆不以原詩集詩篇之美妙為已足。放翁讀詩既已「入書，見得親切」，又知出書法，「用得透脫」，²⁰ 推陳出新，開發遺妍，致力於活法妙悟，避免死在句下。上文引呂本中論「活法」之說可以參考。論者稱放翁詩從江西入，不從江西出，²¹ 觀所作讀詩詩，誠然。

²⁰ 陳善：《捫蝨新話》，《儒學警悟》本（香港：龍門書店影印1917年武進陶湘刊本，1967年），上集卷四〈讀書須知出入法〉，頁193。

²¹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七章第一節「陸游的生活經歷和創作道路」，頁301-3。

陸游集藏書家、文獻學家、文人、詩人於一身，中年後歸隱自放於田園山水之間。前一種身份，表述讀書心得，載存於《渭南文集》；後一種騷人墨客性格，表現在讀書詩之比興寄託，可謂涇渭分明，兩不相妨。詩文題跋、讀書札記，出於理性知性斷案；詩歌吟詠閱讀詩集，則用感性抒發，比興寄託表述。詩文分途，各寫所見所感。陸游讀詩詩少見書評論斷，卻多比興寄託，除貫徹活法、換骨、詩外工夫、詩家三昧外，其作詩主張發憤與言志，更是關鍵，如〈澹齋居士詩序〉：

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於不能自己，故其詩為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黃庭堅以廢絀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

又如〈曾裘父詩集序〉：

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己，託情寓物，使人讀之，至於太息流涕，固難矣。至於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發為文辭，沖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

「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此乃《文心雕龍·知音》所言，情感對於作者與讀者之分別效應。陸游〈澹齋居士詩序〉所舉蘇武、李陵以下歷代名詩人十餘輩，要皆遭遇坎壈，甚至慘遭廢絀禁錮，「悲憤積於中而無言」，「激於不能自己」，始發為詩，此《文心雕龍》所謂「情動而辭發」也。至於陸游〈曾裘父詩集序〉，詮釋「言志」說，則包舉得志與不得志兩端。詩人自道不得志，「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於是「感激悲傷，憂時閔己，託情寓物，使人讀之，至於太息流涕」，以詩可以興、觀、群、怨言之，此陸游五十七歲前遭遇之夫子自道。五十七歲歸隱山陰後，自號放翁，「言志」說之另半部書精華，可作代表，所謂「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發為文辭，沖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明確提出作者表述與讀者接受之兩造效應，與《文心雕龍》所言正可以相互發明。凡此，多陸游創作之心路歷程，夫子自道，極有參考價值。

陸游六十歲時(1184年)，於東籬雜植草木芙蓉，考《本草》，探《離騷》，本《詩經》、《爾雅》、毛傳、郭注；同時又汎覽博取漢魏晉唐以來篇詠，間亦吟諷為謠章。由此觀之，讀書博學，向為陸游所注重，如云：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弗地，……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臭，擷其穎以玩，……

於是又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復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為長謠短章，楚調唐律，酬答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²²

由上文看來，陸游留連東籬，掇香擷穎之餘，尚考察典籍，又「觀其比興」；博覽詩篇之餘，尚吟諷謠章。放翁強調，上述種種，「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其中自有比興寄託之微意在。今考察陸游歸隱山陰後，所作讀詩(書)詩，看似閒適詩、山水詩、田園詩，亦「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其中自多藉題發揮、比興寄託之作。由此觀之，陸游之評詩、論詩或詩學主張，同時互見於《渭南文集》與《劍南詩稿》中，綜觀並覽，足以相得益彰。讀詩詩，只是其中一端而已。

陸游讀詩詩與比興寄託

自《詩》、《騷》以下，比興作為詩歌之常法，指涉多方，或指發生論之感物興情，或指創作論之比興寄託，或指本體論之興寄興象，或指批評論之比興論詩。²³ 陸游讀詩詩，多有具體而微之表現。特別是創作論之比興寄託，陸游讀書詩中託物興辭、託物寓情者尤多。《朱子語類》卷八〇云：

比是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問：《詩傳》說大義，以托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于此物也。²⁴

朱熹對於《詩經》「六義」，有「三經三緯」說。其中「比」、「興」二者，「比」界定為「借物言志」，「興」則是「託物興辭」。試覆按陸游讀書詩寫作，往往不犯正位，藉題揮灑；至於描寫讀書本身，或發表讀書心得，品評書卷內容處則極少。蓋深得《詩》、《騷》託物起興、《古詩十九首》託物興辭之妙理，然後得以推致其性情，寄寓其性靈。何況，陸游讀書詩多作於退隱耕讀山陰前後，狀寫書齋生活人文意象固有之，

²² 陸游：《渭南文集》，卷二〇〈東籬記〉。文見《全宋文》，卷四九四四，頁129。

²³ 徐中玉(主編)：《意境·典型·比興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215-428。

²⁴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八〇〈詩一·綱領〉云：「《詩》之興，全無巴鼻，(振錄云：『多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其義。』)後人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頁2070)

涉筆成趣處，靈心慧性更藉閱讀書卷生發表述。陸游讀書詩內容並不質木枯窘，極富文學趣味，以此。

陸游讀詩詩一百餘首，相較於北宋詩人所作，創作法式除傳承勾勒形象、品評詩人、論衡詩作、追尋典範外，因讀抒感、借題發揮之作較多，於是讀詩詩實無異抒情詠懷之作。不特如此，讀詩詩由於比附原作，必須尊題，於是讀詩詩又與詠史、山水、詠物、品題、詠懷結合為一，體現陸游詩家三昧、詩外工夫之創作觀，蔚為悲憤感慨之比興寄託之作。由於讀詩詩大多作於陸游投閒置散前後，於是從容悠遊之情，近似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詩風多閒淡自然。陸游讀詩詩，除追尋典範，竊比自況外，生平悲憤感慨，金剛怒目之情懷，多藉讀詩詩宣洩揮灑，經投射轉折，表現為溫柔敦厚、比興寄託之作。此類詩作，大約佔讀詩詩之三成，若加上私淑比附典範之五成，幾佔陸游讀詩詩之八成。如此比重，可見南宋讀書詩或陸游讀詩詩之轉折或特色，顯然與北宋不同，更與中唐白居易等有別。

陸游讀詩詩由北宋側重「資書為詩」，到南宋偏向比興寄託，筆者以為，此與真宗以來印本與寫本爭輝相勝，至於相得益彰有關。蓋知識傳播多元之效應，必然反饋到圖書閱讀、文本接受、文學創作、心得論述方面。陸游世代為山陰知名藏書家，面對印本、寫本、藏本之豐富，士人所在多有，於是下筆作讀詩詩時，人文自然萬象具陳，取捨之間，既然詩集詩篇俱在，固不必照本宣科，擷摭成言，但用心於「在古人不到處，別生眼目」，盡心致力於創意研發，新意經營。陸游〈贈應秀才〉詩所謂「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示子邁〉所謂「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這「詩外功夫」，即是廣闊豐富的人生經驗和體會。將「忌參死句」與「詩外功夫」結合，以之研讀陸游讀詩詩，思過半矣。

「比興寄託」，為漢代《詩經》學之課題，《周官·春官·大師》鄭注云：「比者，比方于物。興者，托事于物。」論者指出：比是明指一物，實言他物，是語義的選擇與替代，屬於一種「類似的聯想」；興循另一方向，言此物以引起彼物，是語義的合併與接連，屬於一種「接近的聯想」。比興之傳統，後經陳子昂、白居易等所倡導，遂為唐詩唐音特色之一。²⁵ 其中，陳子昂感慨齊梁詩風，「彩麗競繁，興寄都絕」，故提倡「詩可以比興」；此一「比興」，即是比興寄託之意。本文參考《周官》鄭注、陳子昂詩說，借鏡《朱子語類》、《詩集傳》之論「比興」意，參考近人見解，以詮釋陸游之讀詩詩。蓋陸游主張發憤為詩，「託情寓物」以言志，詠物則致力於「觀其比興」，已見上述。今考察其讀詩詩，亦多言志之作，廣用比興之法。初則

²⁵ 參考王靜芝：〈詩比興釋例〉，《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五集（1970年），頁557-80；周英雄：〈賦比興的語言結構〉，載所著《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頁133-53；陳伯海：《唐詩學引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正本篇·唐詩的風骨與興寄〉，頁6-14。

讀書有感，感物而興情；繼則託物寓情，融情於物。²⁶此外，陸游詩除宗法江西詩外，又學唐詩唐音，陸游讀詩詩中多比興寄託，此或因緣之一。作品有無比興寄託，任二北曾拈出三項條件：「作者之身世、詞意之全部、詞外之本事」，作為衡量之標準；葉嘉瑩亦提出：作者生平之為人、作品敘寫之口脛與表現之精神、作品產生之環境背景三者，作為判斷準據。²⁷彼雖論詞，可移以說詩：陸游讀詩詩所以多比興寄託者，蓋以讀書引發興感，進而寄託寓意，與任氏、葉氏說比興寄託切合。

大體說來，陸游《劍南詩稿》中之讀詩詩，既不同於中唐以來至北宋之讀書詩，與《渭南文集》中詩文題跋、讀書札記相較，確有殊異之表現方式。可以呼應放翁詩學所謂「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亦可體現其「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遣聲利，冥得喪」之心志。要之，陸游讀詩詩多「託情寓物」，可以「觀其比興」。為便於論述陸游讀詩詩中之比興寄託，下分竊比追慕、寄情山水、興寄物外、權衡進退、砥礪士節、現身說法、期待中興七項予以說明，並論證如下：

竊比追慕

孔子曾「竊比於我老彭」，司馬遷則私淑孔子，而以《春秋》書法作為《史記》撰述之典範。李白、杜甫以六朝詩人為宗師，韓愈、李商隱憲章老杜詩，作為研習之典範。宋代詩人無不學習古人之優長，作為新變自得之觸發。如白居易、李商隱、韓愈、李白、杜甫、陶淵明、白居易、晚唐詩人，多先後作為宋代詩人宗法之典範。今觀陸游讀詩詩所涉獵之詩集詩人，前代有陶淵明、李白、杜甫、王維、岑參、白居易、許渾、韓偓；當朝則有梅堯臣、林逋、魏野、黃庭堅、呂本中、陳與義、蘇過等。作為兩宋詩人之典範者，陸游之所閱讀接受，泰半與宋代詩人之審美情趣切合相通。陸游詩所以為宋詩代表之一，於此可見一斑。

陸游讀詩詩之閱讀接受，就私淑之詩人而言，為「竊比追慕」；就宗法之詩集詩風而言，為反饋與投射。上述十五位閱讀對象，以詩集為比興，以詩家之人格風

²⁶ 宋朱熹解釋「比興」稱：「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雖闊而味長。」見《朱子語類》，卷八〇〈詩一·綱領〉，頁2069-70。參考李健：《比興思維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五章第一節〈感物興情：「興」的興發感動機制〉，第二節〈托物寓情——「比」的詩性創作表徵〉，頁201-24。

²⁷ 葉嘉瑩：〈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新檢討〉，載所著《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年），頁196-99。

格典範為放翁研習心得之所寄，顯而易見者有陶淵明、杜甫、岑參、梅堯臣、呂本中諸人，如：

菊花如端人，獨立凌冰霜。名紀先秦書，功標列仙方。紛紛零落中，見此數枝黃。高情守幽貞，大節凜介剛。乃知淵明意，不為泛酒觴。折嗅三歎息，歲晚彌芬芳。（〈陶淵明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蓋以菊配松也余讀而感之因賦此詩〉）

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退歸亦已晚，飲酒或庶幾。雨餘鉏瓜壟，月下坐釣磯。千載無斯人，吾將誰與歸。（〈讀陶詩〉）

淵明甫六十，遽覺前途迳。作詩頗感慨，自謂當去客。吾年久過此，霜雪紛滿幘。豈惟僕整駕，已迫牛負輓。奈何不少警，玩此白駒隙。傾身事詩酒，廢日弄泉石。梅花何預汝，一笑從渠索。顧以有限身，兒戲作無益。一牀寬有餘，虛室自生白。要當棄百事，言從老聘役。（〈讀淵明詩〉）

陶謝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還許詩家更道不。（〈讀陶詩〉）

城南杜五少不羈，意輕造物呼作兒。一門酣法到孫子，熟視嚴武名挺之。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向令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讀杜詩〉）

千載詩亡不復刪，少陵談笑即追還。常憎晚輩言詩史，〈清廟〉〈生民〉伯仲間。（〈讀杜詩〉）

濯錦滄浪客，青蓮澹蕩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風塵。士固難推挽，人誰不賤貧。明窗數編在，長與物華新。（〈讀李杜詩〉）²⁸

陸游投閒置散，以耕讀自遣，其立身處境之澹泊隱逸，與陶淵明有相似處。觀所作讀詩詩，歌頌菊花之晚芳，獨立凌霜，高情守貞，大節凜介；又稱「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稱許「陶謝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特提淵明「今是昨非」之悟，感慨廢日兒戲之無益。以讀淵明詩起興比況，以寄寓晚節詩風之「與

²⁸ 以上陸游詩分別見《全宋詩》，卷二一七二，頁24681；卷二一八〇，頁24823；卷二一九七，頁25102；卷二二三三，頁25649；卷二一八六，頁24919；卷二一八七，頁24934；卷二二二三，頁25504。

歸」。〈讀杜詩〉(七古)、〈讀杜詩〉(七絕)、〈讀李杜詩〉，推崇杜甫詩史之功，為接續千年之詩教；稱揚杜甫「才名塞天地」，感慨李白「身世老風塵」，極力稱許李杜成就為「長與物華新」，私淑宗法之心聲顯然。〈讀杜詩〉七古一首，推崇杜甫胸次浩然，可惜懷才不遇。「千萬不一施」之慨歎，亦可謂借杜甫比況自身，堪稱夫子自道。「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二句，對照杜甫〈旅夜書懷〉：「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自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見杜甫宿願初衷在經國濟民，致君堯舜；立言不朽，但作詩人並非杜甫之志業。反觀陸游之憂國憫人，志期恢復，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此身合作詩人未」？只是自嘲，並非志業。〈讀杜詩〉七古所云，可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此陸詩之興寄。陸游讀詩詩，其閱讀接受偏好陶淵明詩與杜甫詩，推崇有嘉，足為矜式處，則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江西詩人之宗法，大抵一致。論者稱陸游詩「從江西入，不從江西出」，陶杜典範於陸游讀詩詩之意義，²⁹ 由此可見。

岑參邊塞詩之豪邁偉壯，韓偓《香奩集》之組繡藻繪，許渾詩之澹遠整麗，亦多為陸游所師法，可謂轉益多師，會通諸家，如：

漢嘉山水邦，岑公昔所寓。公詩信豪偉，筆力追李杜。常想從軍時，氣無玉關路。至今蠹簡傳，多昔橫槊賦。零落財百篇，崔嵬多傑句。工夫刮造化，音節配韶護。我後四百年，清夢奉巾屨。晚途有奇事，隨牒得補處。群胡自魚肉，明主方北顧。誦公天山篇，流涕思一遇。(〈夜讀岑嘉州詩集〉)

渺莽江湖萬里秋，玉峰老子弄孤舟。猶勝宿直金鑾夜，凜凜常懷潑酢憂。(〈讀韓致光詩集〉)

金鋪一閉幾春風，咫尺心知萬里同。麝枕何曾襪夢惡，玉壺空解貯啼紅。畫愁延壽丹青誤，賦欠相如筆墨工。一事目前差自慰，月明還似未央中。(〈讀香奩集詩戲效其體〉)³⁰

放翁稱岑參詩為「豪偉」，以為「筆力追李杜」，追慕其橫槊賦詩，從軍玉關路，當是志業之投射。〈讀《韓致光集》〉詩之放浪、〈讀《香奩集》詩戲效其體〉之組麗，正為其濡染晚唐，不墨守江西作見證。至於北宋詩人，則獨鍾梅堯臣詩之深遠閑淡，私淑追慕不已，如云：

²⁹ 程杰：〈從陶杜詩的典範意義看宋詩的審美意識〉，原載《文學評論》1990年第2期，後輯入《宋詩綜論叢編》(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3年)，頁199-217。

³⁰ 以上陸游詩分別見《全宋詩》，卷二一五七，頁24330；卷二一九三，頁25043；卷二一九六，頁25079。

歐尹追還六籍醇，先生詩律擅雄渾。導河積石源流正，維嶽崧高氣象尊。玉磬漻漻非俗好，霜松鬱鬱有春溫。向來不道無譏評，敢保諸人未及門。（〈讀宛陵先生詩〉）

李杜不復作，梅公真壯哉。豈惟凡骨換，要是頂門開。鍛鍊無遺力，淵源有自來。平生解牛手，餘刃獨恢恢。（〈讀宛陵先生集〉）³¹

梅堯臣詩多感觸時勢，激昂奮發，其憂傷沈痛，往往化為含蓄幽奧，平淡高古；陸游〈讀宛陵先生詩〉稱梅詩「擅雄渾」，「源流正」，「氣象尊」；〈讀宛陵先生集〉更推崇其「凡骨換」，「頂門開」，「鍛鍊無遺」，「淵源有自」，以為梅公繼李杜，「真壯哉」！其追慕宗法為何如也！³²

寄情山水

現存《劍南詩稿》，約有四分之三為六十六歲閑居山陰農村時所作。抒寫閒居，詩風近白居易；書寫農村，則似陶淵明。陸游〈倚杖〉詩曾言，「年來詩料別，滿眼是桑麻」；「斷雲新月供詩句，蒼檜丹楓列畫圖」，故所作多樸素自然，清新平易。³³至於陸游所作讀詩詩，因尊題故，往往比附所讀所摘詩篇詩句。若所讀為山水之詠，則放翁順帶類及，引申發揮，亦多寄情山水之作，以及歌詠隱逸之篇。此猶范成大作〈春日田園雜興〉，「借題於石湖，固不可舍田園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園而他及。舍之，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詩之趣」。陸游讀詩詩亦借題於閱讀詩篇，既不可捨讀詩而泛言，又不宜泥讀詩而他及，故往往因閱讀接受，而「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³⁴而有所寓託，如：

三百里湖水接天，六十二翁身刺船。飯足便休慵念祿，丹成不服怕登仙。胸中浩浩了無物，世上紛紛徒可憐。但有青錢沽白酒，猶堪醉倒落梅前。（〈偶讀山谷老境五十六翁之句作六十二翁吟〉）

石帆山下雨空濛，三扇香新翠箬篷。蘋葉綠，蓼花紅，回首功名一夢中。（〈燈下讀玄真子漁歌因懷山陰故隱追擬五首〉其一）

³¹ 同上注，卷二一七一，頁24673；卷二二一三，頁25350。

³² 古今詩人影響陸游最大者，當數梅堯臣，說見朱東潤：《中國文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二〈陸游的創作道路〉，頁305-18。

³³ 袁行霈：〈陸游詩歌藝術探源〉，載所著《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357-58。

³⁴ 南宋吳渭：《詩評》，載《月泉吟社》卷首。文見《宋詩話全編》，《吳渭詩話》，頁10395。

鏡湖俯仰兩青天，萬頃玻瓈一葉船。拈棹舞，擁蓑眠，不作天仙作水仙。
(同上其三)

千錢買輕舟，不復從人借。樵蘇晨入市，鹽酪夕還舍。豈惟載春秧，亦足獲秋稼。有時醉村場，老稚相枕藉。常侵落月行，不畏惡風嚇。無為詫軒車，此樂予豈暇。(〈余讀元次山《與瀼溪鄰里》詩意，甚愛之，取其間四句，各作一首，亦以示予幽居鄰里，扁舟皆到門》其四)³⁵

放翁讀前人今人詩集詩篇中山水之作，將自己心嚮山水之情、神往隱逸之思，寄諸歌詠，〈偶讀山谷老境五十六翁之句作六十二翁吟〉稱：湖水接天，老翁刺船，飯足便休，丹成不服，詩中有畫，知足常樂；〈燈下讀玄真子漁歌〉，因懷故隱，而了悟「回首功名一夢中」；羨慕「不作天仙作水仙」；讀元次山詩意，讚美田園之樂，稱「無為詫軒車，此樂予豈暇」！皆因讀詩而投射心情，反映趨避好惡。又如下列諸詩：

鏡湖有隱者，莫知何許人。出與風月遊，居與猿鳥鄰。似生結繩代，或是葛天民。我欲往從之，煙波浩無津。(〈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之句作古風十首〉其九)

全家寄舴艋，結茅非始謀。江市得煙蓑，不博千金裘。道散俗日薄，老聃出衰周。治身去健羨，如稼必去蠹。吾身一隙塵，斯世一客郵。君能通其說，生死真浮休。(〈讀何斯舉《黃州秋居雜詠》次其韻十首〉其三)

少年去國時，不忍輕出晝。晚歸補省郎，但覺慚列宿。人豈不自揣，幸矣老雲岫。知止詎敢希，要且避嘲詬。誰將有限身，遺臭古今宙。人誅雖或逃，陰陽將汝寇。(同上其十)

我生本江湖，歲月不可算。采藥遊名山，所歷頗蕭散。一逢巢居翁，見謂於我館。酌泉啖松柏，每得造膝款。行道不自力，殘髮日已短。海山故不遠，謫限何時滿。(〈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尚把」之句，因用為韻，賦古風十首，亦皆物外事也〉其一)³⁶

閱讀白居易集，愛賞其中詩句，特提鏡湖隱者，與風月遊，與猿鳥鄰，是葛天民，我欲從之。讀何斯舉〈黃州秋居雜詠〉，欣喜自己知止避詬，終老而反自然，為「幸

³⁵ 以上陸游詩分別見《全宋詩》，卷二一七〇，頁24636；卷二一七二，頁24690（兩見）；卷二一九二，頁25025。

³⁶ 同上注，卷二一九四，頁25053；卷二一九七，頁25090（兩見）；卷二二一六，頁35394。

矣老雲岫」。讀王維詩，愛賞其句，稱「我生本江湖，采藥遊名山，酌泉啖松柏，每得造膝款」；凡此，皆以讀山水詩為比興，而別生高遠之寄託者。論者稱陸游所作山水詩，富於時代風雲，或情懷悲壯，氣象雄闊；或筆墨工細，圓勻熨貼。³⁷今觀其讀山水詩之詩，具體而微，亦信有此妙。

興寄物外

陸游讀詩往往因讀抒感，摘句揮灑。前所述寄情山水，歸心田園，猶在人間世；放翁所作，又多出塵之想，物外之思，類屈原之遠游、李白之遊仙，此陸詩風格受仙道影響者。陸游四十餘歲時入川，曾得養生之書，晚年好老莊道家之學，深體養生之道，尤喜《莊子·養生主》庖刀解牛之順應自然，遊刃有餘，《劍南詩稿》中即有不少以「養生」為題或為文者。晚年更時讀道書，闢建道室名「還嬰」，蓋取還璞歸真之意。其中有道書符契、煉丹竈、汞丹、藥餌。《劍南書稿》有〈道室試筆〉、〈道室書室〉、〈道室雜題〉、〈讀仙書作〉、〈金丹〉諸作，所謂「四十餘年學養生」，「五十餘年讀道書」，「人間事事皆須命，唯有神仙可自求」，「子有金丹煉即成，人人各自具長生」云云，大抵放翁一生懷才不遇，有志難伸，乃以道室作為遁逃藪，且以追求仙鄉長生作為桃花源，以為寄託，權作樂土。³⁸今觀其讀詩詩，看似山水隱逸之思，實則多為物外之想，有助於知人論世，如：

夜靜我欲歌，四座且勿喧。堯舜本得道，富貴何足捐。聖人久不作，學者墮語言。著書各專門，百家散如煙。一身有不知，況察魚與鳶。安得天下士，相與明忘筌。（〈讀何斯舉《黃州秋居雜詠》次其韻十首〉其五）

仕宦五十年，所至不黔突。取魚固捨熊，挾兔那恨鵲。退歸息厭厭，誰敢書咄咄。屋穿每茨草，驢瘦可數骨。秋風忽已厲，落葉襯殘月。脫巾坐中庭，清冷入毛髮。（〈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尚把」之句，因用為韻，賦古風十首，亦皆物外事也〉其二）

我愛古竹枝，每歌必三反。孤舟上荊巫，天末未覺遠。最奇扇子峽，恨不遂高遯。荊棘蜀故宮，烟水楚廢苑。至今清夜夢，百丈困牽挽。人生如寄爾，勿歎流年晚。（同上其三）

³⁷ 陶文鵬、韋鳳娟（主編）：《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三編第五章第一節「陸游：山水詩唱出時代最強音」，頁480-91。

³⁸ 胡明：〈陸游詩歌主題瑣議〉，載所著《南宋詩人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頁98。

往歲著朝衫，晨起事如臯。告歸烟孤村，枯淡有餘味。閉門絕外慕，自謂真富貴。蕭然畢吾生，地下亦增氣。里翁戀兒女，小疾輒憂畏。惟窮可賒死，我在君亦未。(同上其四)³⁹

讀何斯舉雜詠稱：「安得天下士，相與明忘筌。」得魚忘筌，即器求道，為莊子〈齊物〉所標榜，陸游晚年好道，故有是言。放翁另撰有〈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尚把」之句，因用為韻，賦古風十首，亦皆物外事也〉，諸詩所指「物外事」，各有不同：其二，強調仕宦五十年進退出處之不易，所謂「取魚固捨熊，挾兔那恨鵲」；其三，因故宮廢苑，而興「人生如寄爾，勿歎流年晚」之覺悟；其四，對比在朝與告歸，而稱枯淡有味，絕外富貴。凡此，誠陸游〈曾裘父詩集序〉所謂「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世俗云「戲言近莊，反言顯正」，多與陸游崇信仙道有關，蓋以此作為精神之慰藉與解脫者。⁴⁰又如〈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尚把」之句，因用為韻，賦古風十首，亦皆物外事也〉：

萬金築華堂，千金教新音。不知憂患場，著腳日愈深。今人喜議古，後亦將議今。使汝有子孫，聞之亦何心。鄧通擅銅山，死日無一簪。未死汝勿喜，五溪多毒淫。(其五)

往者遊青城，猶及二三老。稽首出世師，數語窮至道。妻子真弊屣，棄去恨不早。俯仰才幾時，殘骸日衰槁。吾兒有奇骨，亦復至幽討。金丹儻可成，白髮何足掃。(其六)

行年過八十，形悴神則旺。往來江湖間，垂老猶疏放。滄波浩無津，天遣遂微尚。剡溪掛風帆，漁浦理煙榜。奇雲出深谷，新月生疊嶂。興懷晉諸賢，誰能續遺唱。(其九)

二十遊名場，最號才智下。蹭蹬六十年，亦有茆一把。典衣租黃犢，乘雨耕綠野。西成得一飽，敢計泥沒踝。住久鄰好深，百事通乞假。秋高小瓮香，相喚注老瓦。(其十)⁴¹

上引古風其五，榻檠憂患日深，未死勿喜；其六，標榜道教棄妻子、振衰槁、墨白髮、成金丹之難能；其九，以年過八十，形悴神旺，因此「興懷晉諸賢」，以為唯我能續唱；其十，蹭蹬名利場六十年，晚年歸回田園，耕讀為樂，與世無爭；

³⁹ 以上陸游詩分別見《全宋詩》，卷二一九七，頁25090；卷二二一六，頁35394（三見）。

⁴⁰ 李致洙：《陸游詩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四章第五節「方外」，頁164-71。

⁴¹ 以上陸游詩均見《全宋詩》，卷二二一六，頁35394。

西成得飽，敢計辛勞？住久鄰好，百事通假，秋高瓮香，相喚挹注，《老子》所謂小國寡民，陶淵明所謂羲皇上人，王維道書中世界，陸游晚年退居山陰，生活境界差堪比擬，故用為寄託焉。宋李頎《古今詩話》曾稱：「自古工詩，未嘗無興也。睹物有感焉，則有興。」陸游觀書有感，往往託物寓情，所謂比興寄託也。

權衡進退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為《論語》儒家內聖外王之功夫。〈中庸〉稱，「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亦是發揮此理。於是自孟子以下儒學，多極講究進退出處，以為立身之大節。陸游行事風格，講究經世致用，激昂奮發，志在恢復，發之於詩篇，多見進退出處之權衡與斟酌，誠如陸游〈讀書〉詩所云：「自謙尚有人間志，射雉歸來夜讀書。」清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論詩人作詩，「固有不可直言，不敢顯言，不便明言，不忍斥言之情之境。或借譬喻，以比擬出之；或取義於物，以連類引起之」。⁴² 陸游讀詩詩，因書興感於進退出處，多不宜直言、不便明言之情境，故多藉題發揮，所謂託物寓情者是，如：

長安拜免幾公卿，漁父橫眠醉未醒。烟艇小，釣車腥，遙指梅山一點青。
(〈燈下讀玄真子漁歌因懷山陰故隱追擬五首〉其五)

風雨瀕洞吞孤村，讀書擁褐不出門。歷觀忠邪見肝肺，直與治亂窮根原。博
岩之野感帝夢，此事難以今人論。危冠長劍一見用，萬里耕桑吾道尊。
(〈雨夜讀書二首〉其一)

天下不難一，孰能凝使堅。自古功已成，或散如飛烟。惟唐用房魏，規模三
百年。至今河潼路，過者猶泫然。(〈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堅志士節，病長高
人情」之句作古風十首〉其二)

漢禍始外戚，唐亂基宦寺。小人計已私，頗復指他事。公卿恬駭機，關河入
危涕。草茅豈無人，死抱經世志。(同上其三)

仕如柳柳州，賤奏典儀曹。君恩篤始終，賜骸老東臯。歷觀親黨間，如我亦
已遭。世世當斂退，里門不須高。(同上其八)⁴³

⁴² 清朱庭珍：《筱園詩話》，收入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頁2340。

⁴³ 以上陸游詩分別見《全宋詩》，卷二一七二，頁24690；卷二一八八，頁24948；卷二一九四，頁25053（三見）。

〈燈下讀玄真子漁歌〉其五，以長安拜免公卿與漁父眠醉未醒相對映，以見隱逸之逍遙自在。〈雨夜讀書二首〉其一，肯定讀書有助洞見忠邪，窮究治亂，期盼美夢成真，轉佐帝業，所謂「危冠長劍一見用，萬里耕桑吾道尊」。〈冬日讀白集〉其二，憧憬唐朝任用房玄齡、魏徵，而「規模三百年」。陸游志在恢復，主戰用兵，其謀適不用，故詩中興寄如此；其三，以外戚禍漢、宦寺亂唐為說；卒章顯志云，「草茅豈無人，死抱經世志」，則其經世致用之心顯然；其八，以柳宗元為典型鑑戒，稱「世世當斂退，里門不須高」，則其進退之際，實已毅然決然，不可移易。再如：

造請非所長，一帶每懶束。揖客雖小殊，亦未勝僕僕。正須駕柴車，歸藝東籬菊。故山甘水泉，群飲友麋鹿。百年不堪玩，萬事要自燭。小人欺屋漏，吾輩當戒獨。（〈讀何斯舉《黃州秋居雜詠》次其韻十首〉其一）

倚牆有鉏耨，當戶有杼軸。雖云生產薄，桑麻亦滿目。況承先人教，藏書令汝讀。求仁固不遠，所要念念熟。喟然語兒子，勿愧藜藿腹。亦勿慕虛名，守此不啻足。（同上其八）

人生天壤間，出處本異趣。釋耒入市朝，徒失邯鄲步。昔人亦有言，刻足以適屨。柰何不自反，忽已迫霜露。我躬尚不闕，況為子孫慮。歲晚故山寒，地爐可煨芋。（同上其九）

舍北有漁磯，下臨清溪流。柳陰出朱橋，蓮浦橫蘭舟。蓴絲二三畝，采掇供晨羞。魚蝦雖瑣細，亦足贍吾州。人生常如此，安用萬戶侯。綠蓑幸可買，金印非所求。（〈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其五）⁴⁴

〈讀何斯舉《黃州秋居雜詠》次其韻十首〉其一，自言短於造請，懶於束帶，而樂於駕柴車，藝東籬，甘山泉，友麋鹿，其性情如此，進退出處可知；其八，桑麻滿目，耕讀傳家，求仁不遠，勿慕虛名，以為「守此不啻足」，足見退處江湖，歸回田園為適意；其九，覺悟「人生天壤間，出處本異趣」，因此將居廟堂、入市朝，形容為「徒失邯鄲步」，為「刻足以適屨」，放翁之進退出處昭然若揭。〈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其五，稱蓴絲供晨羞，魚蝦贍吾州，因此謂：人生常如此，「安用萬戶侯」，「金印非所求」，其知足常樂，不復他求如此，則其退歸山陰，寄情山水，耕讀自樂，良有以也。清趙翼《甌北詩話》卷六稱，放翁詩入蜀後，「其詩之言恢復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後，猶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後，正值開禧用兵，放翁方治東籬，日吟詠其間，不復論兵事」。⁴⁵準此，以覆按陸游讀詩詩，確有如上之變遷。

⁴⁴ 同上注，卷二一九七，頁25090（三見）；同卷，頁25091。

⁴⁵ 趙翼：《甌北詩話》，收入《清詩話續編》，頁1233。

砥礪士節

《論語》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提倡存善心養善性，培養浩然氣節。北宋蘇舜欽〈題花山寺壁〉：「栽培翦伐須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王安石〈北陂杏花〉：「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陸游〈卜算子〉（驛外斷橋邊）：「零落成泥輒作塵，只有香如故。」陸游詠梅，多寄託高潔之志節，與王安石詠杏花，異曲同工。自蘇軾詠紅梅，獨標梅格，黃庭堅及江西詩人多致力復雅崇格，與宋代理學之重視志節，聲息相通。⁴⁶ 陸游讀書（詩）詩於此，亦頗有感應。始則讀書有感，感物而興情；繼則以情尋物，託物以寓情。明李東陽《麓堂詩話》所謂：「正言直述，則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陸游讀詩詩之砥礪士節，正是感物興情與託物寓情，如〈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之句作古風十首〉：

君子亦有慕，不慕要路津。君子亦有耻，不耻賤與貧。風俗未唐虞，詩書非一秦。輾轉不能瞑，臥聽雞唱晨。（其一）

成童入鄉校，所願為善士。富貴本邂逅，不遇亦已矣。生輕名義重，固守當以死。堂堂七尺軀，勿使汗青史。（其四）

勁風東北來，茆屋吹欲裂。出門有奇觀，湖上千峰雪。日高炊未具，歲晚衣百結。士豈無一長，所要全大節。（其五）

吾常慕昔人，石介與王令。挑燈讀其文，奮起失衰病。吾徒宗六經，崇雅必放〈鄭〉。人眾何足云，少忍待天定。（其六）

郊居四十年，草木日夜長。喬松已偃蓋，稚松出藁莽。儒生學仁義，敢廢自培養。鬱鬱棟樑姿，拔地當百丈。（其七）⁴⁷

上引古風十首其一稱：「君子亦有慕，不慕要路津。君子亦有耻，不耻賤與貧。」其四曰：「生輕名義重，固守當以死；堂堂七尺軀，勿使汗青史。」其五云：「士豈無一長，所要全大節。」其六謂仰慕石介與王令，讀其文可以奮起振衰；宋儒之宗經、崇雅、放〈鄭〉，亦所以化俗崇格，砥礪士節；其七，凸出組詩主題，云：「儒生學仁義，敢廢自培養。」讀白居易詩集，愛賞其中「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因之賦詩，而生發培養志節之心聲，足見比興寄託之一斑。又如：

⁴⁶ 秦寰明：〈論宋代詩歌創作的復雅崇格思潮〉，載《中國首屆唐宋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612-35。

⁴⁷ 以上陸游詩均見《全宋詩》，卷二一九四，頁25053。

古人處丘園，如彼不嫁女。終身秉大節，敢恨老環堵。嗟予晚乃覺，乞骸歸卒伍。去就講已熟，穴居宜知雨。百尺持汲綆，道長畏天暑。先見雖有慚，愛身亦自許。（〈讀何斯舉《黃州秋居雜詠》次其韻十首〉其六）

吾幼從父師，所患經不明。何嘗效侯喜，欲取能詩聲。亦豈劉隋州，五字矜長城。秋雨短檠夜，掉頭費經營。區區宇宙間，捨重取所輕。此身儻未死，仁義尚力行。（〈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其十）

有過當相規，有善當相告。豈惟定新交，亦以篤舊好。勢利古所羞，置之勿復道。霜貫萬木凋，孰秉歲寒操？（〈讀呂舍人詩追次其韻五首〉其二）⁴⁸

〈讀何斯舉《黃州秋居雜詠》次其韻十首〉其六，強調秉持大節，講明去就，愛身自許。〈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其十，謂效劉長卿能詩，為枉費經營，為「捨重取輕」，唯所患者為經述不明，故卒章顯志云：「此身儻未死，仁義尚力行。」〈讀呂舍人詩追次其韻五首〉其二，有過相規，有善相告，羞勢利，秉寒操，可以訂新交，可以篤舊好，其存養心性，培養志節，念茲在茲，一至於此。閱讀詩篇詩集，而興寄高遠若是，與北宋或中晚唐讀書詩，會當有別。

現身說法

詩人賦詩，往往現身說法，自述創作經驗，發表文藝理論，標榜詩學主張，如盛唐杜甫〈戲為六絕句〉，中唐韓愈、白居易、北宋蘇軾、黃庭堅，多有傑作。兩宋發展為論詩詩，或論詩絕句，⁴⁹題畫詩亦多有之。陸游讀詩詩既是閱讀有感，觸類而長之作，放翁現身說法，每每體現本源論、創作論、技巧論、批評論諸文藝學觀點。此即宋葉夢得《玉澗雜書》所謂：「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情性，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陸游之讀詩詩頗有之，如：

我少則嗜書，于道本無得。譬如昌歆芟，乃自性一癖。老來百事廢，惟此尚自力。豈惟絕慶弔，乃至忘寢食。吟哦雜誦詠，不覺日既夕。文辭顧淺懦，望古空太息。世俗不可解，更為著金石。收斂固已遲，雖悔終何益。君看老農夫，法亦傳後稷。持此少自寬，陶然送餘日。（〈讀舊稿有感〉）

詩思尋常有，偏於客路新。能追無盡景，始見不凡人。細讀公奇作，都忘我病身。蘭亭盡名士，逸少獨清真。（〈夜讀鞏仲至閩中詩有懷其人〉）

⁴⁸ 同上注，卷二一九七，頁25090；同卷，頁25091；卷二二一七，頁25416。

⁴⁹ 周益忠：《論詩絕句》（臺北：金楓出版公司，1987年），參、〈全盛期〉，頁60-103；周益忠：〈宋代論詩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9年）。

文字塵埃我自知，向來諸老誤相期。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
(〈予使江西時以詩投政府丐湖湘一麾會召還不果偶讀舊稿有感〉)

吾道運無積，何至墮哇畛。醜雞舞甕天，乃復自拘窘。外物豈移人，子顧不少忍。鶴井與狐妖，正可付一哂。繁華夢境鬧，零亂空花靨。可憐愁書生，尚學居易積。我昔亦未免，吟哦琢肝腎。落筆過白雨，聚稿森束筭。幸能悟差早，念念常自憫。安得從碩儒，稽首謝不敏。(〈偶觀舊詩書嘆〉)⁵⁰

上述諸詩，多藉讀書詩自道創作經驗。〈讀舊稿有感〉揭示文與道之關係，詩中雖稱「于道本無得」，唯老來「尚自力」於求道；卒章顯志乃云：「君看老農夫，法亦傳后稷。」道法不二，即法以求道，其道諒亦不遠，故作如是比況。〈夜讀鞏仲至閩中詩有懷其人〉強調詩思之無所不在，唯於客路最為清新真切；同時強調：詩人之不凡，在於「能追無盡景」，梅堯臣論詩法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可以相發明。陸游〈示子遹〉所謂「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病中絕句〉稱：「詩思出門何處無？」〈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後〉：「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予使江西時以詩投政府丐湖湘一麾會召還不果偶讀舊稿有感〉稱：「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文心雕龍·物色》所謂：「山林阜壤，實文思之奧府。……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此與放翁作詩，強調詩外工夫：〈望金華山〉：「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鍾嶸《詩品》所謂「直尋」，皆異曲同工。⁵¹ 〈偶觀舊詩書嘆〉自道學詩作詩歷程，批評「鶴井與狐妖」，「零亂空花靨」；自譏詩「學居易積」，為「可憐愁書生」；又反思詩學江西，為「吟哦琢肝腎」，自述學白體、學江西、學晚唐之學唐變唐，自成一家之歷程，堪稱現身說法。論者稱：陸游之詩，自江西派入手，其結果自成一家，否定了曾幾、呂本中，更進一步否定了黃庭堅，⁵² 上述讀詩詩，可作參照佐證。又如陸游〈讀唐人愁詩戲作五首〉：

少時喚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忘盡世間愁故在，和身忘卻始應休。
清愁自是詩中料，向使無愁可得詩。不屬僧窗孤宿夜，即還山驛旅遊時。
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蒿萊。不為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

⁵⁰ 以上陸游詩分別見《全宋詩》，卷二一九三，頁25030；卷二二〇八，頁25276；卷二二一三，頁25354；卷二二二四，頁25520。

⁵¹ 張健：〈陸游的文學理論研究〉，載所著《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四、「創作論」，（一）詩材，頁79-84。

⁵² 參考莫礪鋒：〈陸游「詩家三昧」辨〉，載所著《唐宋詩論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1年），頁471-93。

我輩情鍾不自由，等閑白晡九分頭。此懷豈獨騷人事，三百篇中半是愁。

飛雪安能住酒中，閑愁見酒亦消融。山家有力參天地，不放清尊一日空。⁵³

自司馬遷編纂《史記》，宣稱發憤著述；韓愈謂孟郊等之卓犖，乃「不平則鳴」；歐陽脩述梅堯臣「窮而後工」；日人廚川白村有所謂「苦悶之象徵」，一切文論詩論多強調憂勞愁苦於文學創作中之效用。清帝乾隆《唐宋詩醇》，曾以「感激悲憤，忠君愛國」作為放翁詩定評。實則，陸游詩只早期、中期「感激悲傷，憂時憫己，託情寓物」，蓋「遭變遇譴，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⁵⁴然中晚年後，激情化為閒適，組麗轉為平淡，入出江西，跳脫活法，提倡詩家三昧，詩外工夫，於是詩思、詩材無處無時不有。陸游〈讀唐人愁詩戲作五首〉，踵事增華，於此頗有發明：其一，分少年愁、老境愁，身在愁在，忘卻始休；其二，強調「清愁自是詩中料」，若無愁，將不可得好詩；其三，騷人零落，遠放蒿萊，於是有屈原等之傑作，所謂窮而後工；其四，我輩情鍾，等閑白頭，「愁」為《三百篇》之主旋律；其五，飲酒能消融閑愁，故山家不惜空罇。上述組詩，將愁之分佈、愁之發用、愁與騷人、愁與《詩經》、愁與飲酒，作層層之抒寫，可與陸游〈澹齋居士詩集〉所謂「悲憤說」相發明。⁵⁵此正陸游仕途蹭蹬、窮愁不遇之寫照，有助於本源論、創作論、批評論、詩美學之詮釋。

期待中興

陸游號稱愛國詩人，《劍南詩稿》所載早年及中年作品，多傷時憂世語，詩中多言征伐恢復事，可惜壯志未酬，梁啟超所謂「集中十九從軍樂，互古男兒一放翁」。其記夢詩一百二十四首，往往寄託「盡復漢唐故地」之願望，清趙翼《甌北詩話》卷六稱：「人生安得有如許夢？此必有詩無題，遂托之於夢耳。」論者因謂，放翁記夢詩「或寫志抒懷，或寄慨邦國」。⁵⁶此王士禎《蠶尾集》所謂「中原未定，夢寐思建功業」之意。何止記夢詩如此，筆者考察陸氏讀詩詩，亦多藉抒襟抱，感慨盈虛消長，如：

秋雨蕭蕭夜不眠，挑燈開卷意淒然。吾曹自欲期千載，世論何曾待百年。當日公卿笑迂闊，即今河洛汗腥膻。陰陽消長從來事，玩易深知屢絕編。（〈夜讀了翁遺文有感〉）

⁵³ 見《全宋詩》，卷二二三三，頁25644。

⁵⁴ 胡明：〈陸游詩歌主題瑣議〉，頁81-84。

⁵⁵ 李致洙：《陸游詩研究》，第三章第二節〈悲憤說〉，頁53-57。

⁵⁶ 黃啟方：〈陸游記夢詩考釋〉，載所著《宋代詩文縱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139-221。

燈前忽見季夷詩，淚灑行間不自知。醉別西津如昨日，露晞漚滅已多時。
(〈讀王季夷舊所寄詩〉)

三沐復三熏，佩玉懷明珠。何至不自珍，欲效豕負塗。傳呼雖甚寵，正可誇
群奴。君看魏徵孫，世世為農夫。(〈讀呂舍人詩追次其韻五首〉其五)⁵⁷

〈夜讀了翁遺文有感〉，大抵直斥宋金和議之非是、奸臣之誤國，為主戰抗金者討
回歷史公道，所謂「當日公卿笑迂闊，即今河洛汗腥膻」，乃絕妙之反諷。〈讀王季
夷舊所寄詩〉稱：「醉別西津如昨日，露晞漚滅已多時。」〈讀呂舍人詩追次其韻五
首〉其五云：「君看魏徵孫，世世為農夫。」感慨盈虛消長；此與放翁詩之夢繫平
戎，期望收復失地，再肇中興，有治亂循環之聯想，如：

我昔遊梁州，軍中方罷戰。登城看烽火，川迴風裂面。青燐並駱谷，隱翳連
鄠縣。月黑望愈明，雨急滅復見。初疑雲罅星，又似山際電。豈無酒滿尊，
對此不能嚙。低頭愧虎輶，零落白羽箭。何時復關中？卻照甘泉殿。(〈夜讀
唐諸人詩多賦烽火者因記在山南時登城觀塞上傳烽追賦一首〉)

我無前輩千鈞筆，造物爭功謝不能。已分文章歸委靡，可憐意氣尚憑陵。鸞
旗廣殿晨排仗，鐵馬黃河夜踏冰。此事要須推大手，蟬嘶分付與吳僧。(〈讀
前輩詩文有感〉)⁵⁸

〈夜讀唐諸人詩多賦烽火者〉，以唐詩人之賦烽火為比興，而傷時憂世，寄寓襟抱，
則於卒章顯志，所謂「何時復關中？卻照甘泉殿」。此一讀詩詩，與放翁所作〈九月
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覺而有作〉、〈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
征，盡復漢唐故地，見城邑人物繁麗……〉諸作，夢思平戎，志期恢復，立意風格
並無二致。〈讀前輩詩文有感〉，以憑陵之意氣，高唱「鸞旗廣殿晨排仗，鐵馬黃河
夜踏冰」，虛實交寫，疑幻似真，此中有其殷望與期盼。又如：

玉關西望氣橫秋，肯信功名不自由？卻是文章差得力，至今知有呂衡州(〈夜
讀呂化光「文章拋盡愛功名」之句戲作〉)

一燈如螢雨潺潺，老夫讀書蓬戶間。但與古人對生面，那恨鏡裏凋朱顏。功
名本來我輩事，人自蹭蹬天何慳。君看病驥瘦露骨，不思仗下思天山。(〈雨
夜讀書二首〉其二)

⁵⁷ 以上陸游詩分別見《全宋詩》，卷二一五八，頁24364；卷二一七七，頁24771；卷二二
一七，頁25416。

⁵⁸ 同上注，卷二一六一，頁24415；卷二一九二，頁25025。

我讀幽風七月篇，聖賢事事在陳編。豈惟王業方興日，要是淳風未散前。屈宋遺音今尚絕，咸韶古奏更誰傳。吾曹所學非章句，白髮青燈一泫然。（〈讀幽詩〉）⁵⁹

自《左傳》載叔孫豹論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先後位次，成為歷代追求經世致用士人之指針。除曹丕標榜「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外，較少文人以「立言」相標榜。以唐宋詩人而論，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旅夜書懷〉，以及蘇軾、黃庭堅「奮勵有當世志」，皆以「立功」經世作為人生追求指標。杜甫「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見詩人志在立功，立言實出於不得已。陸游功名不遂，其情懷惆悵，與杜甫、蘇、黃並無二致。如〈夜讀呂化光「文章拋盡愛功名」之句戲作〉，稱「玉關西望氣橫秋，肯信功名不自由」，戲言近莊，反言顯正，可以想見其建功立業，志在恢復之襟抱。〈雨夜讀書二首〉其二，宣稱「功名本來我輩事」，人自蹭蹬，不必怨天尤人；驥雖瘦骨，猶思天山。所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讀幽詩〉，嚮往聖賢事業，王業方興，淳風未散，卒章云：「吾曹所學非章句，白髮青燈一泫然。」經國濟民，期待中興之願望，多寄託於讀詩詩中曲折表現，所謂「興寄」者是。

黃庭堅外甥洪炎撰〈豫章黃先生文集後序〉，稱：「詩人賦詠於彼，興托在此，闡繹優遊而不迫切，其所感寓常微見其端，使人三復玩味之，久而不厭，言不足而思有餘。」筆者考察陸游讀詩詩，多讀書有感，所謂感物興情，而所感寓常微見於筆端。所謂興寄之作，與《渭南文集》因讀書有得而作之題跋札記，涇渭有別。

結 論

翻檢陸游讀書詩，考察其中讀詩詩一百餘首，相較於中唐到北宋之嬗變，大抵由「補假」轉折為「直尋」，從「資書為詩」變化為「比興寄託」。除陸游詩學標榜詩家三昧、詩外工夫，主張「託情寓物」之言志說，「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可以觀其比興。另外，其中自有圖書傳播，尤其是印刷傳媒生發之效應；亦有蘇黃詩風，尤其是江西詩派倡言詩法、活法之反撥。筆者以為，宋型文化特徵於北宋元祐間形成後，亦「雜然賦流形」於兩宋詩人詩作中。簡言之，本論文獲得下列觀點：

- 一、陸游父子三代，為山陰藏書名家，命其書齋為「書巢」，為「老學庵」，「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坐擁書城如此，寫作取資書卷自易，然綜覽陸游讀

⁵⁹ 同上注，卷二一八二，頁24853；卷二一八八，頁24948；卷二二二六，頁25543。

書(詩)，卻少「資書以為詩」、「以學問為詩」，並不在「圈績中求活計」，不似江西詩人之工藻繪、百家衣；

- 二、陸游閱讀詩集而褒貶詩人，評價作品，多以題跋、札記表述，見於《渭南文集》者實多。至於讀詩詩，或託物興辭，或託情寓物，多尊題比附，觸類生發，與山水詩、詠懷詩、記夢詩、論詩詩、田園詩、閒適詩差異不大。陸游所謂「言志」，所謂「詩之興」，所謂「觀其比興」，所謂「詩家三昧」、「詩外工夫」；筆者所謂「比興寄託」者，以此；
- 三、蘇軾作詩，時時以法示人；黃庭堅及江西詩派更高倡詩法，作詩有門可入，有法可尋，於是天下風從，流弊亦生。呂本中等倡「活法」以救濟之，陸游作詩從江西入，不從江西出，跳脫活法，提倡「詩外工夫」，標榜「詩家三昧」，其讀詩詩可窺其轉折之一斑；
- 四、陸游所作讀詩詩，大抵以詠懷寫志為主，偏重唐音之比興寄託。此固與放翁詩風之入出唐宋，轉折江西有關；而圖書流通、雕版印刷促成傳媒效應，可能因此而改變閱讀習性、接受角度、創作方式、審美趨向。然劉克莊推崇陸游：「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遣，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故書為詩用，而不為詩累，此放翁超脫自在處；
- 五、陸游讀詩詩，其寫作方式為綜述、尊題、次韻、摘句、戲作、追賦、抒情。或尊崇典範，竊比自況；或寄情山水，歸心耕讀；或興寄物外，懷想諸賢；或權衡進退，斟酌出處；或砥礪士節，力行仁義；或談詩論藝，現身說法；或感慨盈虛，期待恢復；或感激悲傷，憂時憫己；或安時處順，超然事外；多藉讀詩詩寄託襟抱；
- 六、陸游讀詩詩，由於多用比興寄託，故其性情襟抱，可以即器以求道，觀詩知之。其竊比自況，尊崇典範，亦可窺放翁學唐變唐，自成一家之歷程。偶爾談詩論藝，現身說法，可與文集之題跋、札記相發明，尤可作為補充陸游詩文本源論、創作論、批評論、審美論之史料。

From Poems Inspired by Books to “Bi Xing” Metaphor: An Analysis of Lu You’s *Du Shi Shi*

(A Summary)

Chang Kao-ping

Of Lu You’s 241 *du shu shi* (poems written after reading books) anthologized in the *Quan Song shi* (Complete Song Poetry) 101 are *du shi shi* (poems written after reading poems). This paper uses these 101 poems as the basis for an analytic text, and attempts to examine Lu’s response to the study of poems composed by Tao Yuanming, Li Bai, Du Fu, Cen Sen, Wang Wei, Bai Juyi, Yuan Jie, Xu Hun, Han Wo, Mei Yaochen, Lin Bu, Wei Ye, Fan Zhongyan, Huang Tingjian, Lu Benzong, and Su Guo. The writing strategies used in Lu’s *du shi shi* basically consist, firstly, of moods aroused from contacts with the living world, and secondly, of emotions expressed allegorically. The writing style of Lu consists mainly of chanting feelings and expressing aspirations, tilting toward the “bi (trope) xing (symbol)” metaphoric style popular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is style is characterized by (1) selecting certain phrases from books the poet has read to reflect the poet’s mood; (2) privately remembering one’s predecessors and pursuing a transcendental life; (3) chanting Nature and deciding whether to secure an official position or remain a recluse; (4) encouraging people’s will and spirit; and (5) lamenting vicissitudes and expecting a renaissance. In short, the “bi xing” metaphor in the *du shi shi* enables the poet to express feelings and emotions, thus lending profundity to the poem. As for Lu’s veneration of this paradigm as the criterion for expounding the tradition, it is identical to the *du shi shi* in the Northern Song. Other genres of *du shi shi* include responses to poems and critiques of poems—rarely if any. Compositions like the summary of poems and the repetition of the narration of the text are collected sporadically in the prefaces, epilogues, and notes in the *Wei Nan wenji*. Lu, as a bibliographer and intellectual élite, proposes that poetry be concerned with the ordinary world, or being-in-the-world, instead of only with mechanical book knowledge, and that poetry reflect multiple layers of literature and strive for perfection. In other words, Lu’s poetic theory recommends that literary works be regarded as having the catalytic potential of “bi xing,” and as being the media for expressing both grief and indignation of which discourses like *fafen* 發憤 and *yanzhi* 言志 are examples, and for the venting of lamentations for the turmoil in society and of pity for oneself. Therefore, Lu’s *du shi shi*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works of the Song period in that he believes that books or knowledge ought to be a stepping stone for composing poetry rather than being a stumbling block.